



# 卷六十九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六十九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

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年代代弟厲及辟鷓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

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里之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

菴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東事師於

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

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

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為號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



假名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曰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

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

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

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音遍觀謂盡觀見其書曰夫士

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

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

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

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山其金玉錦

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

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

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

姥何反鄰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為摩王助云

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

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  
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  
其意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  
當矣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  
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而以爲秦  
弗信乃  
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

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

日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

鳥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被山帶渭東有關

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

河正義曰又為界地理江謂岷江渭川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荆陽入海也河謂黃

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

里已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

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此天府也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秦士

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

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

以并燕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

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

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說音稅

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

北已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

改曰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列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

榆縣西界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

鹵城○索隱曰噶沱水名并列之川也音呼

施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

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

出代川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

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地方二

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

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碣石鴈門之

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

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

也○正義曰鴈門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

山在代燕西門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

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

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

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喻雲中九原過

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



孫子張湯也孫  
此多又

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

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

常山城是也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

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

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

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

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貝冀燕趙四州七

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

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

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

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

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

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

資糧也馬也訖也

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

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

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

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

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

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

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在洛州

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

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

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正義

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懷

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

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却取韓南陽

自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據衛取淇卷

卷兵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

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曰衛地撲

陽也卷城在鄭列武原縣西北七里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

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

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

衛





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

西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

東有清河正義曰清河今具州也北有燕國

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作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

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

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

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

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

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  
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  
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  
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

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破臣人之

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豈

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彼臣也

也已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予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

長故張儀相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

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

軒冕者非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音絞國

本文也

主一作王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惕諸侯惕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惕音許曷反謂相恐

脅也鄒氏惕音越義踈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

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

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割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

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嶢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

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授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

曰謂出兵武關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

曰在洛列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

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

州適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

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

六國之君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

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

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

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七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

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

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

上郡○正義曰在鄜州且欲東兵蘇秦恐秦

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

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

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

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

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

縣南一里亦曰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索楚山武關在焉

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

名出南方○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

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

○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

皆從韓出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拓弩皆善材○索隱曰許慎注淮

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拓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

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

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

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超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

疏遠也  
洞又空也  
弁蓋也

齊足也夫發放弩皆坐舉足遠者括蔽洞曾  
踏弩材手引揆機然始發之

近者鑄弁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

在乎大極李崇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崇谿

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崇谿之劍是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

鄧師宛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

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

歐冶寡人欲因于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刃劍持堅利故有龍泉水

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

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

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

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皆陸斷牛馬水截

令州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

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鄭誕云莫一作陌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

能斬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咬音為咬音

伐○索隱曰咬與腋同謂措也音如字謂

謂之腋關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

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

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

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與則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

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

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也篤

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

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

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  
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  
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

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

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

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

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

稱曰又說魏襄王索隱曰世本曰大王之地

南有鴻溝徐廣曰在穎川於憶切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穎川於憶切

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理志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

有一誤鄆音焉正義曰昆陽召陵舞陽新

陳汝南今汝列豫州縣也

都新鄆地理志穎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

理志昆陽舞陽屬穎川召陵新鄆屬汝南按

新鄆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后宋公

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鄆

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

許東有淮穎正義曰淮陽煮棗徐廣曰在宛

在宛胸按宛胸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曰按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正義曰請卷衍酸棗徐廣曰棗陽

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廣云棗陽

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卷在

鄭列原武縣北七里酸

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鞫與同詳車之步  
殷：盛也

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

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正義曰鞫

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

然衡人怵王正義曰衡音交彊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忿忽反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

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官索隱曰謂為秦築官備其巡狩而舍之故

謂之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帝宮

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

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

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

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

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山

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

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

王之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弋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邊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

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也有裳

見左傳贏音盈謂質換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

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

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勗子奮擊二十萬廝徒

十萬索隱曰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

廝者今起之為卒○正義曰廝音斯謂炊烹供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

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

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

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

柰何蔓蔓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

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一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  
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  
王索隱曰世本名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矢

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

國進如鋒矢

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

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

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

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不下戶三男子三十二十一萬不待數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

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

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鼓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

日躔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

戲而講練之蹋徒徧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玉逸注拜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

錄云躔鞠者蹴亦蹋也從六反臨蓄之塗車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擊入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

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

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

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

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

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

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

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

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得兩車

並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恟音通恟恐懼之心喝呼葛反○索隱曰

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虛作恐

怯之詞以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齊韓魏也猶恐懼狼顧

虛作喝罵驕溢矜誇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不敢進伐齊明矣

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

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

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

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

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

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商宜王之曰楚夫

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黔廣

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  
也 巫郡 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 東有夏

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

夏州謂此也○索隱曰裴駟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

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中州也夏水

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南有洞庭蒼梧 索隱曰今

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 北有陘

塞郟陽

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郟音荀郟陽地

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地計郟陽當

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卬云在新水之陽猶函邑變為拘邑函陰變為

函陰爾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

十里即順故城在鄭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別穰縣西百四十里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

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  
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  
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  
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  
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  
宜城正義曰  
鄢郢故城在襄州平道赤南九里安郢城在  
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  
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  
有也慮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

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  
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  
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  
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官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  
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

順曰於是達道  
可見也

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惠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

愚

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

博侵也又與也



委音環李  
行委也蛇又  
音蛇委蛇陸  
曰蛇屬紆行又  
音移

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

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

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

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

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曰季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即

音蒲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

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蘇秦喟

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

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

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

友初蘇秦之燕償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

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

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

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

順曰天下之事  
古今如冰凍解  
高論之士放以  
無如何也

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  
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  
事以告於秦若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  
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  
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而從約皆解秦  
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

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

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

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

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索隱曰劉氏云當

但史家齊王曰是何慶吊相隨之速也蘇秦

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

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

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

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

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曰愀

音自酉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

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

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

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

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

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

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

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購而燕王

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

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憂

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愛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

主父大

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辜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徐廣曰燕

易王之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

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

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會立為王其

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

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旨而

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

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

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

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

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

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

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

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

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

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

見屬

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主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

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

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

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

也。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

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

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

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

大家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燕宋

乃當王赧二十九年此說乃燕魯之時

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大誤矣

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矣且臣聞之數戰

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

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

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

齊北盧

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

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

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

有長城綠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耶亭入

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夫時不與雖有

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

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曰

齊州已

西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

正義曰謂滄博等

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

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

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督正義音致寶珠玉帛



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真粟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

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惺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不信齊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為不誠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

東

也故王不如專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  
 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  
 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  
 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  
 楚淮北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地加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國而齊忽并之  
 是益齊雖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

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

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比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

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

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

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

紫敗素也

徐廣曰取敗素漆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紫素

帛漆為紫其價十倍貴於繒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韃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

惡紫身公語三日而賈十倍  
索隱曰謂紫色

境內莫有衣紫者  
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

若挑霸齊而尊之  
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

室焚秦符曰正義義符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攢○正義曰

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

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

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

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

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

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

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哩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今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及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

躡所切身履也徐曰履履足根不正納履也史記那那子

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告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

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

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

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

日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而國亡徐廣

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日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齊得宋而國亡

鄆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齊楚不

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

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

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告楚曰蜀地之甲

乘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乘夏水而下

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五日而至郢漢中之

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

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

之間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寡人種甲宛

積

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

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

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

羊腸坂道北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曰

陽皆韓水都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也我

離兩周正義曰離曆也曆二周而而觸鄭五

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

也猶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

為太行卷我下軹道南陽封翼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

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

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兌反又音在權反按

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

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字原當

為京京及卷皆屬秦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

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

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包兩周**

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也○正義曰兩周王城及鞏

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徐廣曰鉞由舟

反○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滎

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律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

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決

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殺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

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

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

五年取魏酸棗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止義曰虛謂殷墟今相

列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列頓丘陸東北二十里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

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

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

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

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

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

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

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

曰重猶附也尊也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

正義曰畏楚救魏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郟阨徐廣曰郟江夏郟

音○索隱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郟縣名

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郟

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音縣之阨塞苟利

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

以塞郟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

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

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

和也辭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



屬軍行行音胡郎  
反謂連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索隱曰譙石陽馬並  
趙之地名非縣邑也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

弟穰侯為和嬴則無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

魏冉也母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賁也下同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

曰以塞鄆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

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

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

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

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同西秦之

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

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

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福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

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

名。

索隱曰：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

也。然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

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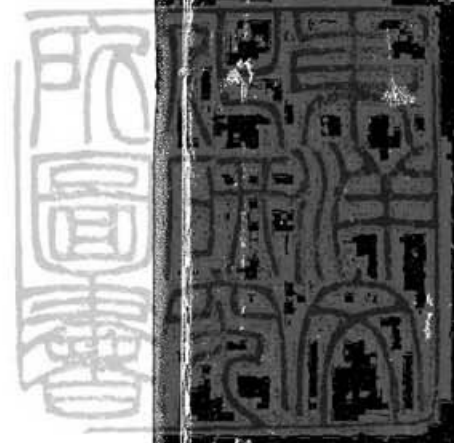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四十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